

夏曼·藍波安《大海之眼》航向國際海洋格陵蘭、蘇拉維西島與馬達加斯加島文化研究

蔡政惠*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通訊作者：蔡政惠
通訊地址：404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29 號
E-mail：chenghuitsai@nutc.edu.tw
投稿日期：2021 年 1 月
接受日期：2021 年 8 月

摘要

本文揭露夏曼·藍波安《大海之眼》的國際海洋視野，將臺灣海洋文學視野擴展至國際海洋旅程。夏曼·藍波安航海至南太平洋拉洛東加島與格陵蘭島努克市，遇見依奴依特人；再由印尼蘇拉維西島的美娜多啟程，航向巴布亞新幾內亞，遇見印尼水手與記者，爾後至馬達加斯加島，遇見南島民族的感動。此書最主要的核心書寫議題，有：海洋殖民島文學、南太平洋國際航海之遇見格陵蘭島依奴依特人、印尼蘇拉維西島的美娜多航向巴布亞新幾內亞之航海筆記、海洋文學文化等，透過夏曼·藍波安《大海之眼》，帶領讀者跟著他冒險航海於國際海洋世界中，見證海洋文化無國界之國際海洋民族異同之處，體會海洋民族無遠弗屆的浩瀚無邊與海闊天空的海洋文學奧妙，與海洋文化的精粹之博大精深，見證國際海洋世界的精彩燦爛的文化篇章。

關鍵詞：夏曼·藍波安、大海之眼、原住民文學、格陵蘭、馬達加斯加島

Syaman Rapongan's "*Eye of the Sea*" Sails to the International Ocean Greenland, Sulawesi and Madagascar Cultural Studies

*Cheng-Hui Tsai**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rresponding author: Cheng-Hui Tsai

Address: No. 129, Sec. 3, Sanmin Rd., North Dist., Taichung City 404, Taiwan (R.O.C.)

E-mail : chenghuitsai@nutc.edu.tw

Received: January, 2021

Accepted: August, 2021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oses the international ocean vision of Syaman Rapongan's "*Eye of the Sea*," which extends Taiwan's ocean literature vision to international ocean journeys. Syaman Rapongan sailed to Rarotonga Island in the South Pacific and Nuuk City, Greenland, where he met the Inuit people. Then he set off from Manado on Sulawesi Island, Indonesia to Papua New Guinea, where he met Indonesian sailors and The reporter went to Madagascar and was moved by the Austronesian people. The main core writing topics of this book include: marine colonial island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voyages in the South Pacific, meeting the Inuites of Greenland, Manado's voyage to Papua New Guinea in Sulawesi, Indonesia, and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tc., through Syaman Rapongan's "*Eye of the Sea*," leading readers to follow him on adventures in the international ocean world, witness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international ocean nations with no borders in ocean culture, and experiencing the vastness of ocean nations. The mystery of ocean literature with the vast sea and the sky, and the profoundness of the essence of ocean culture, witness the splendid and splendid cultural chap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ocean world.

Keywords: *Syaman Rapongan, Eye of the Sea, indigenous literature, Greenland, Madagascar*

壹、緒論——「海洋殖民島文學」

一、海洋殖民島文學之創作契機

本研究就夏曼·藍波安(2018)《大海之眼》一書，在其國際航海過程中所遇見的「格陵蘭、蘇拉維西島與馬達加斯加島文化研究」，由夏曼·藍波安筆下，啟發宏觀的國際海洋視野與思維。

隨著夏曼·藍波安航海至南太平洋拉洛東加島(Rarotonga)與格陵蘭島努克市(Nuuk)，再由印尼蘇拉維西島的美娜多(Manado)啟程，航向巴布亞新幾內亞，爾後至馬達加斯加島。在其海洋文學創作之國際海洋視野，將臺灣海洋文學視野擴展至國際海洋，拓展海洋文學的深度與廣度，彷彿航向「國際海洋聯合國」般的海洋之旅。

此書核心書寫議題有：海洋殖民島文學、南太平洋國際航海之遇見格陵蘭島依奴依特人(Inuit)、海洋文學文化等。夏曼·藍波安在研究的重要問題意識上，針對南島語族中格陵蘭、蘇拉維西島與馬達加斯加島文化，與蘭嶼達悟族人的海洋文化進行歸納比較，冀望拓展國際海洋民族的文化思維。

關於夏曼·藍波安的海洋文學，其自稱為「殖民地文學」，亦可稱之為「海洋殖民島文學」；其創作海洋文學之重要契機，即冀望由海洋文學的海水筆墨，將達悟族海洋民族的南島文化讓國際世界看見，由此見證臺灣海洋文學的無遠弗屆與浩瀚廣袤。

我稱我的書為「殖民地文學」，因為我以達悟語思索，翻譯成漢字來創作，同時我的精神，我的肉體，我的知識是海洋養育的，所以我的

華語文學創作的作品，我更要稱之為「海洋殖民島文學」。我說話的對象是我民族的列祖列宗，以及我的族裔。我也說給我的世界地圖聽。(夏曼·藍波安，2018，頁268)

夏曼·藍波安於《大海之眼》中，將其海洋文學定義為「海洋殖民島文學」。自述創作動機乃萌芽於受挫的童年學習生涯，悖離傳統漢族教育體制下的規範與標準外，他毅然決然走入達悟海洋文化的作家之路。自述從十歲時，清楚明瞭的體認到自己的海洋文學創作道路，即立志要成為「作家」走自己的「海路」，走出達悟族海洋民族的海洋世界，同時走出屬於臺灣南島民族的國際化視野，走進國際海洋世界廣闊浩瀚的南島文化格局，奠定其海洋文學作家的創作趨向。

我更想說的是：我從十歲起就不相信政客們說的每句話，從里長到總統，當我十歲起懷疑自己都不符合學校老師們當「好學生」的基準，被圈欄拴住的野馬，我當然也就不適合為人師表，我就立下走自己的「海路」，走得非常艱苦，原來有一種職業稱為「作家」，才知道這是我該走的路。(夏曼·藍波安，2018，頁258)

夏曼·藍波安立志在文學世界中創作出屬於海洋民的精彩文化篇章，立志以身體力行實踐海洋文學的文化底蘊，用船划出海洋文學的璀璨，用身體潛水出海洋文化的浩瀚。其於創作早期1997年出版《冷海情深》後，理解現實文學世界的現象，在華語文學中尋覓不著海洋文學要素，曾自述如下：

當說謊的政客太對不起祖靈，當主流政黨的奴僕更是悲哀。當我在一九九七年出版《冷海情深》的時候，我才頓悟華語文文學只有陸地，而且是對峙的文學，城市文學，搖搖椅的島嶼文學，只有海鮮店，沒有海洋，沒有魚類的情緒文學。（夏曼·藍波安，2018，頁258）

因此夏曼·藍波安堅定地在其筆下堅決地走出豐富海洋文學的康莊大道，深入浩瀚精彩、繽紛多元的海洋世界中，讓海水筆墨刻劃出海洋文化的燦爛篇章，再現精彩達悟族文化的海洋島嶼文學殿堂，也豐富臺灣海洋文學的寬宏格局與視野，其獨創所謂的「海洋島嶼翻譯文學」。

此時，我才發現我的島嶼文學是海洋的、是潛水環境文學，魚類說話的文學，造船划船的文學，也是被歧視的文學作品，但不是被殖民的文學，是我獨創的海洋島嶼的翻譯文學。（夏曼·藍波安，2018，頁258）

夏曼·藍波安選擇回歸蘭嶼海洋部落，以身體力行重新潛入達悟族海洋文學世界，重新回歸達悟族海洋精神奧妙，其自述中年回歸達悟族海洋部落的心境，也深刻體會到達悟族海洋文化精髓的奧妙之處，如下所述：

我回到祖島已經三十二歲了，才理解族人在大海要徒手抓魚捕射魚原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伯說，這是我們的海洋文學，我們的海洋信仰，我當時很難理解其中的奧秘。（夏曼·藍波安，2018，頁258）

蘭嶼專屬於達悟族海洋民族的文學教室，即為大海的環抱，方為孕育夏曼·藍波安海洋文學創作的核心基地。其回憶起童年的達悟族淨身儀式，奠定其以海洋生命底蘊，擊劃出精彩的達悟族海洋文化，再現豐富燦爛的海洋世界之多元面貌外，也使得荒漠大海成為其筆墨下精彩的海洋文學世界。

此時，回想回憶父親在我五歲時，在人間消失再重生時，以蘆葦嫩汁為我做的淨身儀式，讓我生命的底蘊始能體悟到傳統信仰，多樣而深層的生活美學，我覺得這就是我追求的文學創作，攜帶身體進入水世界，浮出水世界就是我的華語文字，於是荒漠大海成為我古典文學的浩瀚圖書館。（夏曼·藍波安，2018，頁266）

1990年至2003年為夏曼·藍波安回歸蘭嶼海洋部落，回歸海洋教室的重要時期，方為其自許為「海洋文學家」的奠基期，從此也開創其致力於海洋文學殷勤筆耕的堅定志向。浩瀚深奧的海洋世界成為其創作精彩海洋文學的養料，海洋世界的精彩文化在其身體力行下，逐漸翻譯成動深具知性與感性的海洋文學殿堂，其海洋文學彷彿滔滔不絕的海洋波浪般，在此時期正式邁入質量俱佳的創作持續至今。

航海回來，我重要的夢想幾乎都實現了，還真的是說不上來的奇異旅程，人生真是奇妙。大學畢業回家定居，一九九〇到二〇〇三年再與父母親同住十餘年，這是我人生的最重要的學習時段，是民族的生活課程，恢復到原來的我。原來的我，

回到海洋，把它翻譯成華語的海洋文學，原來這就是我一生捨棄筆直的捷徑，在曲折的路徑一直在追尋的，夢寐以求的職業，當「海洋文學家」。這是我自封的，你認不認同對於我已經不是很重要了。（夏曼·藍波安，2018，頁266）

「海洋文學家」成為夏曼·藍波安一生夢寐以求的重要的職志，也正式成為支持其持續創作海洋文學的堅定力量，其創作視野也逐漸由達悟族海洋世界，深入至國際海洋世界的諸多角落，見證國際海洋文化的浩瀚視野與廣袤格局，使得臺灣海洋文學邁入日益璀璨的新紀元。

二、大海之眼之遇見國際完整太平洋地圖

夏曼·藍波安48歲時遇見完整的太平洋地圖後，有感而發於2000年創作的最新力作《大海之眼》，見證國際航海故事的海洋文化，象徵以「大海的眼睛」見證在西太平洋的小島進行國際海洋流浪的經歷，默默創作成臺灣海洋文學篇章，拓展海洋文學視野的文化格局；在國際海洋世界中，持續書寫國際海洋世界的海洋民族文化故事。

我終於把她懸掛在我的家，我的五臟六腑才完整，我愛流浪的魂之蛹，诞生了我給這本書取名為「Mata nu Wawa」，翻譯成華語就是「大海的眼睛」，我於是說，我繼續在西太平洋的蕞爾小島默默寫作，直到來世。（夏曼·藍波安，2018，頁268）

當夏曼·藍波安於60歲時，自認為

終於創作出屬於達悟族海洋文化的「海洋古典文學」，海洋傳說也成為其創作時重要的海洋筆墨之創作底蘊。其回憶起當年即在正式遇見完整的太平洋地圖時，讓他心目中的海洋文學完整性終於俱足，也讓其思緒回憶起10歲時，蘭嶼國中老師辦公室那張被切一半的太平洋地圖，讓他當時被撕裂的海洋心房，如今終於被療癒，也啟發其創作完整跨越國際海洋的文學疆域。

我告訴自己，我誕生了，在我六十歲的時候，因為選擇海洋的傳說為我的古典文學。我的心曾被切割了三十八年，難過了三十八年，因為殖民我民族的中華民國，漢族的學校的世界地圖，把太平洋切割成一半，那是十歲的時候，在我初學華語的蘭嶼國小的老師辦公室看見的。（夏曼·藍波安，2018，頁266）

夏曼·藍波安回憶起在拉洛東加島找到夢想中完整的太平洋海洋地圖，才真正遇見完整太平洋，同時也完整了其海洋心魂；更同時見證國際海洋與達悟海洋間深刻的海洋情感連結與異同之處，也開拓其海洋文學日益深具廣度與深度的國際海洋視野與格局。

直到四十八歲那一年，就是二〇〇五年的一月，我父母親，我的大哥仙逝後的第二年，他們的魂魄（還有我的航海家族們）帶我去南太平洋的庫克群島國，尋找我失落的，被漢族學校切割的另外一半的太平洋的地圖，有一個小島跟我出生的小島面積一樣大，她的名字是Rarotonga（拉洛東加島），在

Avarua 部落的一家小書店找到了完整的，以太平洋為中心的世界地圖，那一天，我終於笑了，笑我自己，為什麼必須親自去尋找她，一張完整的太平洋的容顏呢。（夏曼·藍波安，2018，頁 268）

當夏曼·藍波安在拉洛東加島找到完整的「太平洋的容顏」，讓其深刻體會到「海洋無國界」之感；達悟海洋與國際海洋的跨海洋文學連結，讓其海洋文學書寫更具意義，更能見證四海一家「海洋地球村」之信念。

這一本書終於告訴我了，因為蘭嶼島以東的地方，太陽破掉的海平線才有海洋民族，才有海洋的故事，我島嶼以西的地方，島嶼很大，是陸地民族，書寫陸地人的故事。原來我們的海洋不一樣，我們的海洋沒有「國界」，我島嶼以西的海洋，是國家圈欄的海域。（夏曼·藍波安，2018，頁 268）

當夏曼·藍波安的海洋文學，在國際海洋的舞臺上，由西太平洋的蘭嶼島，航向環太平洋的海洋世界中，其海洋文學創作場域與書寫視野，隨著其大海之眼，與大海浮夢的航海，逐漸航向國際海洋世界的每個角落中。在其國際航海所遇見的海洋民族文化，由海洋筆墨流淌出的國際海洋故事，開啟其海洋文學的嶄新視野與國際化宏觀格局，同時啟發與見證「海洋無國界」的重要思維。

三、南太平洋國際航海遇見太平洋尊嚴

夏曼·藍波安曾深入描述當人類學

研究所畢業後，在南太平洋的庫克群島國（Cook Islands）拉洛東加島，驚喜發現以太平洋為中心屬於大洋洲的完整版世界地圖，令他心魂感動，也激勵與啟發其創作海洋文學之契機與原動力外，最重要的即讓其海洋民族心靈完整了。

直到我人類學研究所畢業，去了南太平洋的庫克群島國，在拉洛東加島（Rarotonga）（從紐西蘭的奧克蘭機場向東睡覺五小時）的小書店，買了一張屬於大洋洲的世界地圖，赫然看見了以太平洋為中心的完整版世界地圖。（夏曼·藍波安，2018，頁 14）

夏曼·藍波安不禁疑惑的思考著，為何臺灣所見的地圖均為「半個太平洋」，彷彿由於臺灣在太平洋的邊緣地位，又彷彿原住民族的邊緣化處境，又彷彿蘭嶼達悟族之邊緣化族群處境，亦即彷彿薩依德（Edward Said）所謂的流亡生活，讓故鄉若即若離、可望而不可即，「你的家鄉其實並非那麼遙遠，當代生活的正常交通使你對故鄉一直可望而不可即。」（單德興譯，1997，頁 86）彷彿諸多被民者對於族群文化的疏離感與邊緣化處境。

達悟族海洋文化與國際海洋文化的關聯，在國際海洋世界中亦似於如此；在國際航海的過程中，遇見國際海洋民族的文化多元性、也見證海洋民族的國際化視野。當其在南太平洋的庫克群島國拉洛東加島，遇見完整的太平洋地圖，彷彿遇見完整的「太平洋尊嚴」，著實令人欣喜。

對我而言，才遇見了「太平洋的尊嚴」。我心魂真的才回到喜悅，才解開太平洋被切割的疑惑、痛苦，

是漢人不喜歡太平洋嗎？還是因為臺灣、中國大陸在太平洋的邊緣，才把太平洋切一半嗎？這是答案嗎？我不知道。（夏曼·藍波安，2018，頁15）

夏曼·藍波安自述開啟完整版地圖，竟然喜極而泣，彷彿被切一半的心魂，頓時被完整了，其驚喜發現屬於海洋民族的太平洋國際海洋世界，終於尋覓到海洋世界的完整性，充滿海洋文化墨水的心靈終於滿足。

當我打開了那張世界地圖，我高興得哭了，我問自己，我為何如此在意太平洋被切割呢？那時我已經四十八歲了，難過了三十八年，原來我屬於這群人，這群島嶼，這汪洋一片的海世界，海洋民族。（夏曼·藍波安，2018，頁15）

夏曼·藍波安在臺灣達悟族海洋世界中，以蘭嶼島為起點，展開國際航海旅程，航向國際海洋、航向更海闊天空的海洋民族未來，舉凡太平洋的諸多海洋角落，均可看見其海洋足跡，譬如格陵蘭、蘇拉維西島與馬達加斯加島……等地，由大海之眼見證國際海洋民族極具深度與廣度的浩瀚無邊與海闊天空。

貳、南太平洋國際航海之遇見格陵蘭島依奴依特人

一、大航海殖民時代於拉洛東加島與格陵蘭島之殖民遺毒

在閱讀夏曼·藍波安的海洋文學，若以「對位式閱讀」解析，可由其航向南太平洋國際海洋之際，回想起大航海

時代殖民者的降臨，聯想起當年麥哲倫（Fernando de Magallanes）1521年蒞臨關島，即彷彿殖民化處境再現，誠如薩依德所述。

當我們重新檢視文化檔案時，我們開始以非單方面意義地，而是對位式重新解讀，並同時體認到被敘述出來的宗主國歷史與反抗（以及同時並存）其支配性論述運作的其他歷史兩者。（蔡源林譯，2001b，頁106-107）

夏曼·藍波安由此聯想到大航海時代殖民者宗主國與被殖民者間，在第一次、二次世界大戰後，與原始環境共生之殖民文化讓被殖民者「尊嚴的活著」之殖民者文明，與被殖民者瞬間「刪除民族記憶的圖騰」，亦即彷彿原住民族文化的被殖民邊緣化處境，與被殖民族群的文化精神彷彿隨之逐漸消弭。

對於居住在太平洋上的任何一個島嶼，大航海時代，殖民者的降臨，無論是麥哲倫（費南多·德·麥哲倫（Fernão de Magalhães—Fernando de Magallanes，1480–1521）），葡萄牙探險家，為西班牙政府效力探險。一五一九至一五二一年率領船隊首次環航地球，死於與菲律賓當地部族的衝突中。雖然他沒有親自環球，但他船上餘下的水手卻在他死後繼續向西航行，回到歐洲。）在一五二一年來到了關島（Gua Ham），揭開了藍色水世界的謎語，或者是，一次、二次大戰之後，所有的島嶼開始被洗牌，包括語言加入殖民者之語彙，所謂的與原始環境共生的「尊嚴的活著」

的文明，瞬間轉化為殖民者飯後叨根雪茄的「笑話」，運用「刪除民族記憶的圖騰」。(夏曼·藍波安，2018，頁15-16)

在14世紀居住在格陵蘭島西邊的依奴依特人，傳統生活型態被後世認為是「文化的衰退」，且留下諸多被殖民軌跡；當地人而見證著多元民族融攝的歷史與多元文化融合的軌跡，彷彿薩依德所述，「民族主義的文化水平，致命地受限於其所先設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共通的歷史。」(蔡源林譯，2001c，頁417)

當夏曼·藍波安回憶起當年於南太平洋庫克國首都拉洛東加島市集逛街時，見證到當地白人種族歧視的眼光，彷彿見證被殖民化的軌跡與遺毒，當他遇見給不同宗教信仰的牧師、神父傳誦西方上帝教義的舞臺，卻彷彿遇見殖民舞臺再現；在這些白人眼中看見殖民化般的種族歧視眼神，誠如薩依德如下所述。

大組織的勢力(從政府到集團)以及相對的弱勢(不只是個人，而且包括了從屬階級，弱勢者，少數民族與國家，地位較低或勢力較弱的文化和種族)，兩者之間天生就有落差。在我心目中，知識分子無疑屬於弱者、無人代表的同一邊。(單德興譯，1997，頁59)

此彷彿被殖民現象的再現，夏曼·藍波安創作所謂海洋殖民島文學的契機，即冀望為弱勢族群的邊緣化發聲，而海洋文學精神儼然逐漸在其海洋文學筆下應運而生。在經歷過宗主國文化被殖民的殖民遺毒後，少數民族選擇族群融合的平和

道路而和諧共處，彷彿薩依德所述，被殖民者會因殖民者宗主國而修正自我的族群意識。

此種強大之文化侵略的一個極為特異的層面，也就是來自殖民邊緣地區的知識分子以「帝國」的語言寫作，又同時感到他們自己與大眾對帝國之反抗形式形成了有機的關聯，並使他們自己在正面遭逢宗主國文化時，進行修正意識和批判性的任務。(蔡源林譯，2001a，頁449)

夏曼·藍波安在拉洛東加島所見的被殖民軌跡，縱然大航海殖民時代已事過境遷，但種族歧視的殖民遺毒仍時有所見，因此，去殖民化成為全球彷彿被殖民者的少數民族重要的當務之急。

二〇〇五年一月，我在南太平洋庫克國的首都拉洛東加島的市集與我的房東閒逛，那兒有個開放式的搭篷舞臺，給不同宗教信仰的牧師、神父傳誦西方上帝的教義。我看見的結論是：西方白人牧師或神父，並不因為當地人的改信，當了神父，當了牧師，即使試穿著共同的宗教袈衣，白人眼裡高高在上的傲慢依然滲透著很深很深的種族歧視。我信仰多元的神，但我更厭惡歧視眼神背後的傲慢，畢竟那絕對不是上帝的旨意。(夏曼·藍波安，2018，頁17-18)

當夏曼·藍波安航向國際海洋，在南太平洋遇見白人神父或牧師，帶著種族

歧視目光，刺痛著原住民族與世界各地少數民族的族群心房，彷彿薩依德所述，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殖民與被殖民心境乃大相逕庭。

用「我們一國／野蠻人一國」的二分法來分類想像中的地理，從來都不需要等到「他們野蠻人」認可。「他們」之所以是「野蠻的異類」，原因就在他們的疆界和心態，都不同於我們的。（王志弘等人譯，1999，頁75）

薩依德後殖民理論（postcolonial theory）中，被殖民者所承受的種族歧視；彷彿諸多少數民族被殖民化與被種族歧視的族群傷痛，全球諸多曾被民過的少數族群，均同樣承受著殖民遺毒的餘波，因此追求去殖民化乃為少數民族刻不容緩之要務。

二、地球上第一大島——格陵蘭之愛斯基摩（依奴依特）

夏曼·藍波安描述當國際航向至號稱地球上第一大島，丹麥王室所謂的綠色島嶼——格陵蘭；但夏曼·藍波安口中此「印地安人」說法稍有不妥，目前均已改用具主體性的「美洲原住民族」，即「Native American」。

華語稱之格陵蘭（Green Land），它是丹麥屬地，丹麥王室稱之綠色島嶼，是我們星球上的第一大島，這個島嶼的原住民被印地安人稱之Eskimo（愛斯基摩），他們自稱Inuit（依奴依特）。（夏曼·藍波安，2018，頁246）

此外，當夏曼·藍波安遇見當地依奴依特人所在的格陵蘭島西部，大自然「神工鬼斧」的天然峽灣地貌美景，令人驚豔讚嘆，彷彿遇見熟悉的臺灣蘭嶼島海洋地貌，數不清的海溝峽灣。

整座島嶼的西部，就像我出生的蘭嶼島，有數不清的，我稱之海溝，他們稱之峽灣（fjord）的地形，這個意義大不同、峽灣的上源就是許多的冰川（glacier）的島嶼稱之熱帶雨林的河谷。我與友人乘坐一艘船，遊歷於峽灣中，船邊陪同的座頭鯨不吸引我的眼光，讓我驚奇的是峽灣的天然地貌，真是大自然的「神工鬼斧」，我頻頻張嘴讚嘆，試圖利用腦紋極為貪心的想把它全景記憶下來。（夏曼·藍波安，2018，頁246）

當夏曼·藍波安航向格陵蘭島，驚喜遇見格陵蘭島的峽灣美景，令其想起蘭嶼部落中的海洋地貌，讓身處異國他鄉的國際航海旅途中，回憶起故鄉蘭嶼島之美景地貌，而心有戚戚焉地令人驚喜。

三、美洲、歐亞大陸之「神工鬼斧」與冰川之神之神話傳說

當夏曼·藍波安遇見美洲、歐亞大陸的海洋民族神話傳說的口傳文學，曾自述，相較於海洋地貌而言，其較感興趣的即為口傳文學故事，對於口傳文學中的文化觀點，或許可體現當的文化獨特性的族群精神。

或許是海洋民族的視覺基因吧，有個一出生就帶的偏見，那就是我對

於美洲大陸，歐亞大陸裡的「神工鬼斧」地景不感興趣。（夏曼·藍波安，2018，頁 246-247）

因此，當夏曼·藍波安在格陵蘭的國際航海旅程中，令其充滿興趣即為聽聞當地依奴依特人的精神信仰，專屬於海洋民族的神話傳說故事—依奴依特人的「冰川之神」，象徵著原住民的夢幻世界觀。

每一條峽灣都有依奴依特人的冰川神守護，也就是守護冰原的原初潔淨，他們說，不是上帝創造的，這是最愛我的「神話」（冰川之神），出自於原住者的夢幻世界觀。（夏曼·藍波安，2018，頁 247）

當夏曼·藍波安在格陵蘭，聽聞當地依奴依特人的精神信仰，僅相信耐寒的神鬼；甚至於認為「地獄只有一個閻羅王」的說法。根據歷史學與人類學的研究觀點而言，此種說法並不正確，且有待商榷。夏曼·藍波安進而就其個人觀點，描述其為多神論者，認為世界上多樣化的神鬼才豐富。由此可深入思考不同族群對於神鬼精神信仰的異同之處與重要精神義涵。

我不甚喜歡天上只有一個神，地獄只有一個閻羅王，那是太寂寞的神，以及太無聊的王，我認為天上與地獄就像人世間的多樣性的鬼神，多元化的娛樂。一位依奴依特人跟我說，他們只相信耐寒的神與鬼，不相信有天堂和地獄。（夏曼·藍波安，2018，頁 248）

夏曼·藍波安在航海美洲、歐亞大陸之際，所聽說「冰川之神」神話傳說故

事，與在格陵蘭遇見的依奴依特人所述的神鬼論，均啟發其對於美洲歐亞大陸的精神信仰有所認知，也描述其神鬼論，見證不同民族對於精神信仰的異同之處。

四、格陵蘭努克市之遇見鋼杯的溫度

當夏曼·藍波安在格陵蘭努克市大賣場角落遇見彷彿臺灣常見之「鋼杯的溫度」，其觀察到幾位依奴依特人兜售著簡陋二手三手鋼杯，鋼杯中的黑咖啡傳遞著「鋼杯的溫度」，溫暖手掌與心肺的溫度，彷彿溫暖著依奴依特人的心房。

當我一個人站在格陵蘭努克市某個大賣場的角落，觀察幾位依奴依特人兜售簡陋的二手三手貨，他們相互傳送一個杯子，從一千 CC 裡的保溫杯倒進一個鋼杯，那是黑咖啡。每一次每一個人接過鋼杯，雙手掌首先是揉一揉鋼杯，因為鋼杯有溫度，可以溫暖他們乾澀的手掌，也溫暖他們的心肺。（夏曼·藍波安，2018，頁 19）

夏曼·藍波安在格陵蘭努克市所遇見「鋼杯的溫度」，令其回憶起在臺灣諸多原住民偏鄉部落，同樣有原住民族人傳遞著「鋼杯的溫度」，彷彿傳遞著少數族群相互取暖、相互支持，凝聚族群情感的原動力；抑或見證著原住民族努力維持民族尊嚴，努力於被殖民、被邊緣化的族群處境中去殖民化，堅定地凝聚著族群意識與族群精神。

我靜靜地觀察他們的表情，那個景致際遇，在臺灣的冬季，你也可以在阿里山、新竹五峰鄉、宜蘭大同

鄉，任何一個山裡的部落，可以發現圍著火爐的一群人，在火舌上摩擦手掌來保暖，我們不知道，他們討論的世界是什麼？但是，我很肯定的說，他們的世界距離冰川浮冰、高山地表的感情最近，尊嚴的活著是我們這群人的「聖經」。(夏曼·藍波安，2018，頁22)

當夏曼·藍波安航向國際海洋的每個角落之際，腦海中牽掛與回憶著總是臺灣蘭嶼祖島上的原住民族人，在國際海洋世界的諸多角落，均可驚喜發現與臺灣原住民族人相似的身影與文化；也見證著臺灣與國際少數民族相似的被殖民文化處境與精神。

五、格陵蘭努克市泰式餐廳遇見無種族歧視之依奴依特人

夏曼·藍波安在格陵蘭自治領地的最大城市——努克市，描述遇見彷彿「飲食無國界」的泰式餐廳，好似海洋般地有容乃大而跨越國界；甚至於包容多元神鬼的複雜性。聽聞老闆所述，依奴依特人極具包容性的無種族歧視問題，由此見證海洋民族有容乃大之雅量。

努克市有一間泰式餐廳，此說明了飲食無國界，也詮釋了人類的包容性，多元神鬼的複雜性，我問那位老闆，妳怎麼來的啊，她的先生的膚色跟她一樣，依奴依特人，就沒有種族歧視的複雜問題，我微笑回應她。(夏曼·藍波安，2018，頁248)

當夏曼·藍波安除了見證異國飲食無國界外，也見識到當地人如海洋般無種

族歧視的雅量。當其航海國際海洋遇見諸多異國海洋文化的獨特性，動輒令其聯想到臺灣蘭嶼祖島的達悟族精神文化獨特性，見證國際海洋民族的異同之處。

參、印尼蘇拉維西島的美娜多航向巴布亞新幾內亞之航海筆記

一、印尼蘇拉維西島的美娜多航向巴布亞新幾內亞之冒險航海

當夏曼·藍波安於2005年6月11日，由印尼蘇拉維西島的美娜多出發，航海至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航海筆記中，描述途中跨越馬魯古海，北馬魯古島，行經摩羅泰島(Pulau Morotai)至哈瑪黑拉海，此毫無人煙的六天六夜航程，簡直彷彿幽靈船般的航海經歷，著實令人恐懼。

二〇〇五年六月十一日，我航海筆記簿上寫著：這一天開始，由蘇拉維西島的東北的一個城市美娜多(Kota Manado)往東方航海，我跨越過馬魯古海，北馬魯古島，在越過摩羅泰島(Pulau Morotai)南端進入不知名的海峽，到哈瑪黑拉海，我們有六天的白天夜晚，除了天空、天空的眼睛、月亮、太陽之外，四周看不見任何島嶼，那是非常讓活人恐怖的感覺。(夏曼·藍波安，2018，頁262)

當時夏曼·藍波安與山本良行航海穿越此段海洋航程時，身經百戰、挑戰過無數海洋，歷經諸多奇異冒險際遇的達悟族航海家也略顯緊張，恐懼於遇見海盜、或被漂流木撞擊沉沒，若毫無求救信號的話，眾人均會陷入危險中而令人深感不

安；因此，達悟族祖靈的庇佑成為支持其極為重要的精神力量。

這期間日本籍的航海家山本良行一直處於緊張的狀態，緊張的理由不是在浩宇空間的「迷向」，而是恐懼遇上海盜，二是撞上被盜伐的漂浮原木群，因我們搭乘的仿古航海船如果突然沉沒，船上沒有及時求救的信號儀器，沒有可在一百海里以內，讓其他船隻搜尋到我們的求救信號，那艘船真是海浪的玩偶。（夏曼·藍波安，2018，頁262）

在此危機四伏的印尼航程中，終於在航海第七天遇見令人心安的火，終於遇見罕見的人煙；也終於可於此上岸，在 Waigeo 尋求補給。當夏曼·藍波安於 Waigeo 見識到迥異於印尼蘇拉維西島以西的印尼人，擁有完全相異的語言、種族、宗教，在即將接近巴布亞新幾內亞之際，逐漸增多的西方教會，也預告此段海洋航程即將跨越至充滿西方文化的海洋世界。

到了第七天的夜晚，看見了 Apoy（達悟語、印尼語：火），才知道自己還活著，在 Waigeo 上岸，尋求補給。從哈瑪黑拉海以東的島嶼，民族與印尼蘇拉維西島以西的印尼人是完全不同的種族，不同的語言，同時，西方基督教教會建築漸多，往東的方向，巴布亞新幾內亞。（夏曼·藍波安，2018，頁262-263）

當夏曼·藍波安航海至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航程，縱然經歷過彷彿幽靈船般、又如玩偶般漂泊海上的危險航程，同時也跨越印尼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海洋航程，在

國際海洋中見證著異國文化的大相逕庭，與多元異國風情的「文化無國界」。

二、蘭嶼仿古雕飾拼板船上達悟族祭司般遇見印尼蘇拉維西島水手

夏曼·藍波安以蘭嶼仿古雕飾拼板船，與山本良行由印尼蘇拉維西島西岸中部穆斯林聚落 Pambusuang 出發，其被視為達悟族祭司般備受敬重，與五位善良卻貧窮的印尼籍水手共同航海的國際航海故事。

這艘船的水手有五位來自印尼蘇拉維西島西岸中部，一個穆斯林的聚落 Pambusuang，他們身材不高，約莫一百六十三公分左右，長得像是小黑人，不難看，也不是俊美，信仰穆斯林，都是善良的窮人家，我卻是天外飛來的福星，遊俠。（夏曼·藍波安，2018，頁263）

此趟航海行程還有二位隨行者——印尼記者，隨身記錄下此深具指標性的國際航海交流活動，在他生動的筆調下，彷彿大航海的時代般令人身歷其境般，共同歷經這段奇異的國際航海旅程。

船上還有兩位也是印尼籍的記者，一位日本人，還有是我，我們有許多難言的莫名的感受，我們似乎活在大航海的時代，不斷的移動，彷彿在漫無目的下尋覓我們每一個人「失蹤的島嶼」，夜幕下飄浮的雲朵，遮蔽星空的照明，從未告訴人類它將去何方。（夏曼·藍波安，2018，頁263-264）

蘭嶼仿古雕飾拼板船航行在浩瀚海洋

中，讓夏曼·藍波安回憶起彷彿被達悟族仙女逗到微笑而自在地隨波逐流。其氣定神閒的神遊於國際海洋，以達悟族精神信仰為最強而有力的後盾，優游自在的航海於海洋的自然波動中。

當我醒來，已是午後的夕陽了，Anhar 很微笑的跟我說：「你在睡夢中，微微笑，老師。」我彷彿是剛出生不久的嬰孩，被天上的仙女逗著微微笑，那是再天真樸質不過了。冒險航海，把自己在荒漠大海上的惶恐轉換為休閒神遊，一切順著海浪的自然。（夏曼·藍波安，2018，頁 264）

夏曼·藍波安不安的心緒逐漸轉變為優游自在的海洋漂泊，令其回想起童年在人間消失二次的回憶，彷彿與這群印尼水手有所關聯；同時還回憶起祖父之言，根據達悟族重要的精神信仰傳說，達悟族人不分男女，均有主魂與遊魂的存在，此方為達悟族人航海時重要的精神力量。

七位印尼船員，他們都比我小十五歲以上，原來我五歲消失的那兩個太陽、兩個月亮的日子，是這群印尼人的，他們未出世前的靈魂拐騙我肩上的遊魂（我依據祖父的說詞，達悟人頂上三尺是命格的主魂，男性右肩（象徵黑暗），女性左肩（象徵光明）上一尺，是「遊魂」。），跟他們在赤道上下緯度航海冒險。（夏曼·藍波安，2018，頁 264）

當夏曼·藍波安航海於赤道的冒險旅程中，最重要的靈魂人物——日本航海家山本良行，共同在此國際航海中與所

有的航海家們，均如同小型聯合國般，相互支持、相互照顧的完成此次冒險航海之旅，也讓異國海洋文化精神與故事，在國際海洋上相互激盪出更精彩的浪濤。

三、馬達加斯加島的航海大遷移之語言相通的感動

夏曼·藍波安於馬達加斯加島的國際航海，即由於馬達加斯加島西向東大遷移，諸如俾斯麥群島、索羅門群島、伐奴阿圖、斐濟、美屬薩摩亞、庫克群島、法屬大溪地……等航海路線，拓展其國際海洋冒險的航海足跡與版圖，讓異國航海故事自其滿溢海水的筆墨，流淌出精彩的海洋篇章與扉頁。

顯然這條航道在六月之前一直到俾斯麥群島、索羅門群島、伐奴阿圖、斐濟、美屬薩摩亞、庫克群島、法屬大溪地，正是人類史上，由馬達加斯加島西向東大遷移的路徑之一（我認為的）。（夏曼·藍波安，2018，頁 265）

夏曼·藍波安描述與日本航海家與印尼水手相處融洽外，更令其驚喜的發現，異國海洋民族間達悟族語與印尼語的南島語言相通之處，譬如「火」的語言相通，此即見證國際海洋民族的南島語言相似外，也彷彿他鄉遇故知的令其感動與雀躍不已。其以親身經歷證實南島語言與文化的諸多相似之處，見證南島民族文化相似的關鍵實證之一，但仍尚待更多證據加以考證之。

我跟他們在海上相處十分愉快，同時我們的語言竟然有許多單字是相通的，當我們越過了哈瑪黑拉海的

時候，在夜間我們船上的廚師跟我說「那是火」，跟我民族的語言是通的，但我興奮的是「火」這個單字，那表示，島嶼是有人居住的，對我，那是再次重生的生存意義，航海冒險才有的深層感觸，在陌生的世界冒險才有的感動。（夏曼·藍波安，2018，頁265）

夏曼·藍波安在此趟航海所捕獲的第一條「魚（金線梭魚）」，也證實其為此艘船重要的精神指標般成為海洋福星，讓此趟海洋航程平安又豐收。此外，國際航海家間最重要的共通語言即為微笑，可令國際航海的船上生涯彷彿天堂般的美好。

那艘船的第一條「魚（金線梭魚）」，從我海洋民族的視野來論，我是這艘船的精神主人，這群人的福星。我們在極為沉默的夜空下，流動的大海上，微笑就是我們對話的語言，那種感覺好美好美，彷彿人世間刪除了邪惡的政客，制除了各宗教不善良的馴化者們的偏見，我們的星球就是人間天堂，在我的幻覺。（夏曼·藍波安，2018，頁265）

在國際海洋航海之際，夏曼·藍波安與日本航海家、印尼水手共同交織而成的海洋記憶，頓時讓人拋開異國國界、宗教藩籬、政治紛擾、經濟現實……等諸多現實壓力；彷彿帶領這群國際航海家們共同進入一個人間海洋天堂般的美好世界，縱然有風雨、波浪，但在大家同心協助、相互扶持下，順利圓滿的完成此次國際航海冒險之旅。

肆、結論——國際海洋文化聯合國

- 一、夏曼·藍波安豐富充實的國際航海故事，帶領讀者立足臺灣大島，由蘭嶼祖島的達悟族海洋文學世界，航向國際海洋的浩瀚廣袤的海洋世界地球村，在國際海洋世界中，見證著彷彿薩依德後殖民理論中的世界，在航海至南太平洋拉洛東加島與格陵蘭島努克市，遇見依奴依特人，見證當地少數民族努力去殖民化的族群處境；再者，由印尼蘇拉維西島的美娜多啟程，航向巴布亞新幾內亞，遇見印尼水手與記者，見證國際航海中的國際文化交流；最後至馬達加斯加島，遇見南島民族的感動，見證當地南島文化與達悟族文化相遇過程中，驚喜發現彼此間南島文化相似之奧妙與感動。
- 二、夏曼·藍波安《大海之眼》的國際海洋視野，將臺灣海洋文學視野擴展至國際海洋，拓展海洋文學的深度與廣度，彷彿航向「國際海洋聯合國」般的海洋之旅。當海洋文學家夏曼·藍波安由臺灣蘭嶼祖島出發，至臺灣大島之跨越原漢族群文化外，更於國際航海旅程中，跨越國際海洋異族文化，宏觀地放眼國際海洋世界，增廣見聞地深化於海洋文學書寫之筆墨，流淌出更精彩璀璨的海洋文學篇章與扉頁。
- 三、國際海洋文化與蘭嶼達悟族文化相互激盪出諸多異族族群接觸議題，深入反思異族文化之異同與原住民文化保存與傳承之刻不容緩之要務。在夏曼·藍波安筆下的國際海洋世界，

見證到南島文化在各地發展的景況，
見證去殖民化的後殖民文化軌跡、國
際文化交流、國際文化融合，與海洋
文化之跨越國際性的無國界多元發展
趨向，見證國際海洋世界日臻璀璨的
無限可能性。

參考文獻

- 王志弘、王淑燕、莊雅仲、郭苑玲、游美惠、
游常山（譯）（1999）。《東方主義》（原作者：
E. W. Said）。臺北縣：立緒。（原著出版年：
1978）
- 夏曼·藍波安（2018）。《大海之眼》。新北市：
印刻。
- 單德興（譯）（1997）。《知識分子的代表》。
載於王德威（主編），《知識分子論》（59-86
頁）（原作者：E. W. Said）。臺北市：麥田。
（原著出版年：1994）
- 蔡源林（譯）（2001a）。《心路歷程與反對勢
力的出現》。載於《文化與帝國主義》（442-478
頁）（原作者：E. W. Said）。臺北縣：立緒。
（原著出版年：1993）
- 蔡源林（譯）（2001b）。《串聯帝國與世俗的
詮釋》。載於《文化與帝國主義》（95-127 頁）
（原作者：E. W. Said）。臺北縣：立緒。（原
著出版年：1993）
- 蔡源林（譯）（2001c）。《葉慈和去殖民化》。
載於《文化與帝國主義》（412-441 頁）（原作
者：E. W. Said）。臺北縣：立緒。（原著
出版年：1993）

